

以當代思維重塑經典 用現代美學激活粵劇

毛俊輝：《英雄抉》的藝術突圍

深港聯合打造的原創新觀粵劇《英雄抉》即將於深圳大劇院首演。在深圳的排練廳裏，香港資深戲劇家、著名舞台導演毛俊輝雖身體抱恙，卻依然堅持每天與演員們「擰成一股繩」。演出首演在即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對他進行了

專訪，聽他暢談如何將「新觀念、新手法、新觀眾」的創作理念注入傳統粵劇，以及這部作品背後深港兩地的文化情緣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、李望賢 深圳報道

談及《英雄抉》的緣起，毛俊輝將其歸結為「緣分」。2019年，由他策劃指導的更新版粵劇《百花亭贈劍》在深圳演出，深圳市粵劇團前往觀摩，深港合作的種子就此埋下。五年後，這顆種子終於開花結果。

毛俊輝坦言，選擇與深圳藝團進行合作，是因為看中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氣質。「深圳跟香港有不同的基礎，但又有相似之處——國際化、多元開放。深圳既有自己的文化根脈，更有創新的勇氣。」正是這份認同感和信任感，在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的支持和指導下，在香港康文署的促成下，深港兩地藝術家一拍即合，《英雄抉》應運而生。

新觀念、新手法、新觀眾

《英雄抉》取材於清代章回小說《說岳全傳》，以陸文龍的傳奇經歷為敘事主線。毛俊輝強調，選擇這一題材並非偶然，但經典的再造必須注入當代思維。

他直言，傳統戲曲畫陸文龍形象的核心往往是「忠奸對立、報仇雪恨」，這樣的敘事難以引發當代觀眾的深層共鳴。「陸文龍被仇人養大，得知身世後就要回去報仇，這太單線條了。」毛俊輝更關注的是陸文龍一生的經歷與選擇。「這種選擇，跟當下很多人情感相通。『我是誰』，這是陸文龍最值得深挖的內容，也是最能打動人心的當代議題。」

這正是毛俊輝首創的「新觀粵劇」

●著名導演毛俊輝
記者熊君慧攝



的核心——新觀念、新手法、新觀眾。

何謂新觀念？即用今天的思維重新審視傳統劇目。毛俊輝以自己改編的《平貴，我在等你》為例，將焦點從薛平貴轉向王寶釧，追問「她為什麼要等這個男人十八年」，這一現代視角立即引發觀眾的強烈反響。

談及新手法，毛俊輝認為，是在保留粵劇精華的前提下，用更現代化的演繹方式讓觀眾看懂、看進去。「戲曲最美的是『唱情』，這是絕對不能丟的。但很多新觀眾不認識它，不知道怎麼接受。所以要用現代的手法，讓他們能夠跟上劇情，看到表演中最寶貴的東西。」

而他所在意的「新觀眾」，不按年齡劃分，而是指那些從未接觸過戲曲的人士。他相信，只要戲排得好，老觀眾和新觀眾都會喜歡。

劇本、演員、導演的三維創新

毛俊輝強調，戲曲創新不能只做表面功夫，真正幫助戲曲再創新的，一定要從根本開始。他將自己過去三年在香港開展的「賽馬會毛俊輝劇藝研創計劃」的研究成果，總結為「活化」傳統，路徑涵蓋劇本、演員、導演三個方面。

在劇本上，重新解構，注入當代議題；在演員方面，演員是戲劇的載體，必須參與創作、共同探索。毛俊輝特別慶幸能與深圳市粵劇團團長、主演彭慶華合作，「彭慶華的藝術修養非常高，是一位優秀演員，能夠帶動整個團隊。我們能一起碰撞、創新出新的想法。」

在導演層面，毛俊輝則需要整體統籌，每齣戲都有不同的處理方法。《英雄抉》的主創陣容堪稱強強聯合，由江駿傑任聯合編劇，李章明任唱腔與音樂設計，韓江擔綱燈光設計，陳志權、譚嘉儀分別負責舞台及服裝造型，一眾實力派演員以扎實功底與舞台張力，共同呈現這場兼具傳統底蘊與現代質感的粵劇新作。



●新觀粵劇《英雄抉》在深圳鳳凰劇院緊鑼密鼓排練中。受訪者供圖

深圳市粵劇團團長彭慶華：打破、重塑、尋找陸文龍

排練廳的角落裏，深圳市粵劇團團長彭慶華和其他演員在反覆打磨對手戲，作為《英雄抉》的男主演，他既是這部戲的「主心骨」，也是深港藝術合作的親歷者。

談及這次與毛俊輝的合作，彭慶華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：「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重塑。」從思維模式、人物理解到戲劇節奏，全部要打破原有的慣性。在他看來，《英雄抉》不只是一齣戲，更是深圳市粵劇團對粵劇多元化的一次勇敢探索。

談及毛俊輝的導演風格，彭慶華認為，毛俊輝出身戲曲領域，同時自幼深受戲曲浸染，這種複合背景，讓他擁有了與傳統戲曲導演截然不同的視角。「他是用戲劇的角度去看戲曲。」彭慶華說，「而我們身上每一個零件都是粵劇的。但是怎樣用好的方式、適合這部戲的方式，把零件組裝成一件藝術品？我們要相信導演。」

他形容這次創作過程是「把自己全部打碎，然後重新再塑造」。在彭慶華看來，這次排練最珍貴的東西，不是順風順水的推進，而是那些「爭吵」與「碰撞」。「演員之間有不同的觀點，我們在那裏辯論，甚至爭得面紅耳赤。」他笑着說，「但反過來看，這是一種很幸福的事情。」他特別強調，在舞台上，沒有客套，也沒有禮貌性的妥協。「毛導最真誠的時候，就是我們爭論最激烈的時候。每個人把自己認為最準確、最希望呈現的東西拿出來，大家一起碰撞，看誰說服誰。大家共同的目標是一致的，就是把這部戲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。」

這種開放的創作氛圍，讓彭慶華感



●深圳市粵劇團團長彭慶華
記者熊君慧攝

到久違的興奮。他視之為一部好戲誕生的必經之路。

不過，彭慶華也強調，創新的內核，並不意味著對傳統的拋棄，反之，他對基本功有着近乎執拗的堅持。彭慶華曾在2000年至2016年間演出《雙槍陸文龍》，後來因膝蓋受傷被迫擱置。其中一個標誌性動作叫「三起三落」，即單腿翻、扳腿朝天蹬、蹲下、再起身，對膝蓋壓力極大。受傷後，他再沒演過這齣戲。但這一次，他義無反顧地親身上陣。「演陸文龍，沒有這個腿功，沒有『三起三落』，好像就不及格。所以我扎實去練功，重新把它練回來。」

作為深圳市粵劇團團長，彭慶華對深港兩地的文化交流有着切身體會。「過一條河就是香港。有史以來，深圳市粵劇團應該是去香港文化交流最頻密的團隊之一。」他表示，兩地粵劇團雖體制不同，深圳是國有院團，香港更多是戲班結構，但「一衣帶水、血脈相傳」的感覺從未改變。「天下粵劇是一家。這次《英雄抉》由深港兩地政府推動，聯合出品，匯聚兩地藝術人才，正是灣區文化藝術協同發展的生動註腳。」

新觀粵劇《英雄抉》——陸文龍的傳奇故事

深圳站

日期：5月23日、24日 晚上8時
地點：深圳大劇院大劇場

香港站

日期：6月12日、13日 晚上8時
地點：葵青劇院演藝廳

「後人類旅程」三部曲 對世界展開狂想

●文：梁偉詩

常常錯過甄拔濤的劇場作品，唯獨橫越十載的「後人類旅程」三部曲，從2016到2026年竟然全動。「後人類旅程」的《未來簡史》（2016）、《後人類狀況》（2022）和《宇宙到處的聲音》（2026），可謂是香港劇場編導甄拔濤筆下最有機的創作路線。所謂有機，包括科幻場景、虛擬人物和探討「後人類」核心主題的延續性。甄拔濤往往讓觀眾處身概念化陌生場景，目睹奇異人物「異鄉客」、「目擊痛苦的男人」、「不祥女孩」等的奇言怪行。虛擬世界中，角色都是一堆不分真偽的名字，不時穿梭過去與未來；敘事上更傾向碎片化，劇中幾條主線，皆倚賴斷裂的對話、獨白甚至喃喃自語，推動觀眾的想像。

作為首先以英文版獲「2016德國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（Theatertreffen Stückmarkt）獎」的《未來簡史》，相對於其他中文劇本《灼眼的白晨》（2015）等，更能展現甄拔濤對世界、宇宙的感知和狂想。中文版《未來簡史》發表於2016年香港新視野藝術節，充滿尖端科幻、高冷的cyberpunk興味，直接為後來的《後人類狀況》《宇宙到處的聲音》定調。縱然，《後人類旅程》三部曲在故事情節上並不相連，某些細節和敘事技法卻又互目互通，彼此藉着一場又一場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場景，考掘未來人類如何面對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

《未來簡史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除了安蒂岡妮不斷踩單車尋找失蹤甘載的弟弟、遙想當年的妖精，還有帶着家傳盒子的「異鄉客」（來自未來），回溯父親從前出發遠走的劇院。從cyberpunk觀之，《未來簡史》恰恰描繪出高度發展的人類文明，與脆弱渺小的人類個體之間的強烈反差。

虛幻等矛盾交織，看似對立的一切，宿命地又連結在一起。「後人類」們在這抽空的世界中，惘然、失重、無根、無所依傍，充滿不確定性。

2022年的新視野藝術節，先於Schauspiel Frankfurt首演的《後人類狀況》載譽回港。五六年之間，當代科技發展超乎想像，我們的生存條件、客觀態勢變遷。《後人類狀況》直指當下，探討在新戰爭年代及AI智能無遠弗屆中，「後人類」的所思所感。朝着生於「前智能時代」的我們，深刻地討論生育和科技醫療的課題——劇中男主角Frank，在home office工作中遙控無人機轟炸；不久兒子出生卻沒有屁股，只好安裝機械屁股。還有照顧輪椅老人的機械看護和（頭上）「生了一棵樹的女孩」、白骨精等各式人物，都在延續了《未來簡史》的格調和底色。

在「科技大大改善/變人類生活」論調高唱入雲的當兒，劇中卻借嬰兒母親之口，大談「生仔無尿忽」這古老東方因果傳說。這一筆完全是cyberpunk的high-tech and low-life的折射。資訊爆炸的社會、入侵性人體改造、胚胎直接從實驗室孕育出嬰兒，劇中人竟然談論「生仔無尿忽」。儼然是科技已光速抵達彼岸，人類價值觀卻嚴重滯後，還在爭上頭柱香、添香油積善積福。更有趣的是，甄拔濤寫出這種反差並非嘲諷或搞笑，而是將從小就聽過（無陰鷲）「生仔無尿忽」的我們，捲入科幻宇宙。儼如「現代山海經」，「生仔無尿忽」竟與「成功消除85%的遺傳疾病」，在同一時空中被相提並論。那麼，如果數碼力量和醫療科技如此超前，今有網絡難民，「後人類」的世界又有否其虛偽與不公？

2026年，《後人類旅程》三部曲終於走到最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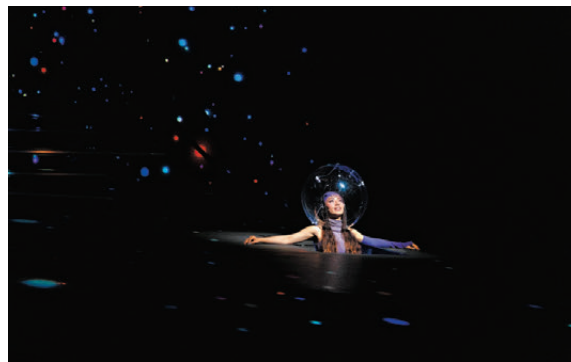
一哩路。發表於東九文化中心開幕季的最終章《宇宙到處的聲音》，是三部曲中最「講人話」、最親民的終極創作。主線講述OO星球被扯進黑洞，T與妻子Aries失散，惟有展開長達200年的宇宙尋人之旅。黑洞出口、QQ星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就像公路電影，T注定會遇上很多奇人異士，如宇宙流浪的旅行者Scorpio，和後來的「人類邪惡的總和」（「仁慈的人」）。分別在首二部曲出現的「有洞的貓」和「受折磨靈魂的總和」，過去甚至有着主人和寵物的關係，直至今世才有機會對話。

《宇宙到處的聲音》除了用上東九劇場（The Theatre）的三面舞台、沉浸式全景聲音響，也有livefeed部分讓T和Scorpio地底對話完全投影。所謂200年的宇宙旅行，靈魂轉化和相認，造就非物質又無處不在的錯覺。劇中更將若干看似對立的概念並置，「受折磨靈魂的總和」集結了宇宙所有受壓迫靈魂的智慧、力量、靈性、悲傷、希望、仇恨；「人類邪惡的總和」可能同時是「仁慈的人」，在帝國備受愛戴。此外，「石頭茶」中談及「後人類」以石頭泡茶喝，「茶葉」被研發成發電的原料。這都意味着未來的「後人類」世界，既有現世的影子，又開展出「後人類」的全新活法。

甄拔濤曾謂，他的創作一直有兩個面向。一是比較概念化、魔幻現實主義的；二是較為貼地、講故事的一面。「後人類旅程」首兩部可歸為前一類，第三部則是有意識將兩者合而為一。而我更傾向「後人類旅程」三部曲，乃四方八面地思考着「後人類」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如同cyberpunk不同形式的創作，「後人類旅程」三部曲的現實和虛擬實境之間的界線模糊，敘事視角都放在高科技時代

下的小人物身上，高端盛世表象下更充斥社會與人性的墮落，大有反烏托邦色彩——《未來簡史》的尋根和歷史記憶，《後人類狀況》的當下科技高度介入生命等等。到了《宇宙到處的聲音》，穿越宇宙、複製人延長壽命、意識（靈魂）隨意黏貼複製都不成問題，這時反思的卻是——（將來可能出現）「沒有貓的世界」？

未來的「後人類」們，大家準備好了嗎？



●《宇宙到處的聲音》 攝影：YC Kwan



●《未來簡史》 攝影：張志偉